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三十一

華亭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陳子龍卧子　何　剛慤人　選輯
　　　　　　　　　蔡　樅季直參閱

王文成公文集

疏　　　　　　　　　　　　　王守仁

擒獲宸濠捷音疏　擒濠報捷

照得先因寧王圖危　宗社、興兵作亂、已經具奏請兵征勦外、隨看得寧王虐焰張熾、臣以百數疲弱之

卒、未敢輕舉驟進、乃退保吉安、姑爲牽制之圖、時遠近軍民、刼於寧王之積威、道路以目、莫敢出聲、臣一面督率吉安府知府伍文定等、調集軍民兵快、召募四方報効義勇之士、奏留監軍御史謝源伍希儒、分職任事、一面約會該府鄉官都御史王懋中、編修鄒守益、郎中曾直、評事羅僑、監察御史張鰲山、僉事劉藍、進士郭持平、參謀驛丞王思李中、按察使劉遜參政黃繡知府劉昭等、相與激發忠義、移檄遠近、布朝廷之深仁、暴寧王之罪惡、於是豪傑響應、人始思

奮將寧王聲言先取南京臣慮南京尚未有備恐為所襲乃先張疑兵於豐城示以欲攻之勢故寧王先止○欲○其○出○兵○稍○緩○使○南○都○有○備遣兵出攻南康九江而自留居省城以禦臣至七月初二日探知臣等兵尚未集乃留兵萬餘使守江西省城而自引兵向　闕臣晝夜促兵期以本月十五日會臨江之樟樹而身督知府伍文定等兵徑下於是知府戴德孺徐璉邢珣通判胡堯元童琦談儲推官王暐徐文英知縣李美李楫王天與王冕各以其兵來赴十八日遂至豐城分布哨道使知府伍文定

等進攻廣潤等七門、是日得諜報寧王伏兵千餘於新舊墳廠以援省城。臣乃遣奉新知縣劉守緒等、從間道夜襲破之以搖城中十九日、發市汊大誓各軍、申布　朝廷之威、再暴寧王之惡、莫不切齒痛心踴躍激憤。薄暮齊發、二十日黎明、各至信地、先是城中爲備甚嚴、滚木灰瓶火砲機械無不畢具、臣所遣兵已破新舊墳廠、敗潰之卒皆奔告城中、城中皆已驚

城中人心從違各半、此守不固、急攻之、其勢自下

懼至是復聞我師四面驟集、益震駭奪氣、我師乘其動搖呼譟並進、梯緪而登城中之兵皆倒戈退奔、城

遂破。擒其居守宜春王拱樤、及僞太監萬鋭等千有餘人、寧王宮中眷屬聞變、縱火自焚、延及居民房屋、臣當令各官分道救火、散釋脅從、封府庫、謹關防、以撫軍民、除將擒斬功次、委御史謝源伍希儒權令審驗紀錄、及一面分兵四路追躡寧王向往。相機擒勦。於本月二十二日、已經具題外、當於本日、據諜報及據安慶逃回被虜船戶十餘人、報稱寧王於十六日攻圍安慶未下、自督兵夫運土塡塹、期在必尅、是日有守城萬門官差人來報。贛州王都堂、已引兵至豐

城城中軍民震駭乞作急分兵歸援寧王聞之大恐即欲回舟因太師李士實等阻勸以爲必須徑往南

此亦一據幸其不用

京既登大寶則江西自服寧王不應次日遂解安慶之圍移兵泊沅子港會議先遣兵二萬歸援江西寧王亦自後督兵隨來等因先是臣等駐兵豐城衆議安慶被圍宜引兵直趨安慶臣以九江南康皆已爲賊所據而南昌城中數萬之衆精悍亦且萬餘食貨充積我兵若抵安慶賊必回軍死鬬安慶之兵僅僅自守必不能援我於湖中南昌之兵絕我糧道而九

江南康之賊合勢撓蹶四方之援又不可望事難圖矣今我師驟集先聲所加城中必已震懾因而并力急攻其勢必下已破南昌賊先破膽奪氣失其根本勢必歸救如此則安慶之圍自解而寧王亦可以坐擒矣（所謂攻其必救也）至是得報果如臣等所料當臣督同領兵知府會集臨軍及倡義各鄉官等官議所以禦之之策衆（此雖非奇策然亦不失爲持重）多以寧王兵勢衆盛氣焰所及有如燎毛今四方之援尚未有一人至者彼憑其憤怒悉衆并力而萃於我勢必不支且宜斂兵入城堅壁自守以待四鄰之

援。然後徐圖進止。臣以寧王兵力雖强。軍鋒雖鋭。然其所過。徒恃焚掠屠戮之慘。以威刼遠近。未嘗逢大敵與之奇正相角。所以鼓動扇惑其下者。全以進取封爵之利爲説。今出未旬月而輒退歸。士心既已携沮。我若先出鋭卒。乘其惰歸。要迎掩擊。一挫其鋒。衆將不戰自潰。所謂先人有奪人之氣。攻瑕則堅者瑕也。是日撫州府知府陳槐兵亦至。於是遣知府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各領精兵伍百。分道並進。擊其不意。又遣都指揮余恩以兵四百。往來湖上。以誘致

賊兵、知府陳槐通判胡堯元童琦、推官王暐徐文英知縣李美李楫王冕王軾劉守緒劉源清等、使各領兵百餘四面張疑設伏候伍文定等兵交然後四起合擊分布既定臣乃大賑城中軍民慮宗室郡王將輔或為內應生變親慰諭之以安其心又出給

此是要策離其黨從大衆已無鬬志因而解散

告示凡脅從皆不問雖嘗受賊官爵能逃歸者皆免其斬賊徒歸降者給賞使內外居民及鄉道人等四路傳播以解散其黨二十三日復得諜報寧王先鋒已至樵舍風帆蔽江前後數十里不能計其數臣乃

分督各兵乘夜趨進使伍文定以正兵當其前余恩繼其後邢珣引兵繞出賊背徐璉戴德孺張兩翼以分其勢二十四日早賊兵鼓譟乘風而前逼黃家渡其氣驕甚伍文定余恩之兵佯北以致之賊爭進趨利前後不相及邢珣之兵從後橫擊直貫其中賊敗走文定恩督兵乘之璉德孺合勢夾攻四面伏兵亦呼譟並起賊不知所為遂大潰追奔十餘里擒斬二千餘級落水死者以萬數賊氣大沮引兵退保八字腦賊眾稍稍遁散寧王震懼乃身自激厲將士賞其

當先者以千金被傷者人百兩使人盡發九江南康守城之兵以益師是日建昌知府曾璵引兵亦至臣以九江不破則湖兵終不敢越九江以援我南康不復則我兵亦不能踰南康以躡賊乃遣知府陳槐領兵四百合饒州知府林城之兵乘間以攻九江知府曾璵領兵四百合廣信知府周朝佐之兵乘間以取南康二十五日賊復并力盛氣挑戰時風勢不便我兵少却衆者數十人臣急令人斬取先却者頭知府伍文定等立於銃砲之間火燎其鬚不敢退奮督各

兵殊死並進砲及寧王舟寧王退走遂大敗擒斬二千餘級溺水死者不計其數賊復退保樵舍連舟爲方陣盡出其金銀以賞士臣乃夜督伍文定等爲火攻之具邢珣擊其左徐璉戴德孺出其右余恩等各官分兵四伏期火發而合二十六日寧王方朝群臣拘集所執三司各官責其閑以不致死力坐觀成敗者將引出斬之爭論未決而我兵已奮擊四面而集火及寧王副舟衆遂奔散寧王與妃嬪泣別妃嬪宮人皆赴水死我兵遂執寧王并其世子郡王將軍儀

賓及僞太師國師元帥叅贊尚書都督都指揮千百
戶等官李士實劉養正劉吉屠欽王綸熊瓊盧珩羅
璜丁𩞿王春吳十三凌十一秦榮葛江劉勳何鏜王
信吳國七火信等數百餘人被執脅從官太監王宏
御史王金主事金山按察使楊璋僉事王疇潘鵬叅
政程杲布政梁宸都指揮郟文馬驥白昂等擒斬賊
黨三千餘級落水死者約三萬餘棄其衣甲器仗財
物與浮尸積聚橫亘若洲焉於是餘賊數百艘四散
逃潰臣復遣各官分路追勦毋令逸入他境爲患二

十七日、及之於樵舍大破之、又破之於吳城、擒斬復千餘級、落水死者殆盡、二十八日、得知府陳槐等報、亦各與賊戰於沿湖諸處擒斬各千餘級、臣等既擒

寧藩眛失人心此尚日之所以易下也

寧王而入關城內外軍民聚觀者以數萬歡呼之聲震動天地、莫不舉首加額、真若解倒懸之苦、而出於水火之中也、除將寧王并其世子郡王將軍儀賓偽授太師國師元帥都督都指揮等官、各另監羈候解被執脅從等官、并各宗室、別行議 奏、及將擒斬俘獲功次一萬一千有奇、發御史謝源伍希儒暫令審

驗紀錄、另行造册繳報外、照得臣節該欽奉　勅諭、但有盜賊生發、即便嚴督各該兵備守備守巡并各軍衛有司、設法調兵勦殺、其管領兵快人等官、員不問文職武職、若在軍前違期、并逗遛退縮者、俱聽以軍法從事、生擒盜賊、鞫問明白、亦聽就行斬首示衆、斬獲賊級、行令各該兵備守巡守備官、即時紀驗明白、備行江西按察使造册繳報、查照事例陞賞激勸、欽此、及准兵部題稱、今後但草賊生發、事情緊急、該管官司、即便依律調撥官軍、乘機勦捕、應合會捕者、

亦就調發策應等因節奉　欽依備咨前來又節該

奉　勅如或江西別府報有賊情緊急移文至日爾

此王晉溪司馬為文成討賊地也

亦要及時遣兵策應毋得違悞欽此俱經欽遵外竊

照寧王烝淫奸暴腥穢彰聞賊殺善類剥害細民數

其罪惡世所未有不軌之謀已踰一紀積威所刼遠

被四方士夫雖在千里之外皆閉目搖手莫敢論其

是非小人雖在幽僻之中且吞聲飲恨不敢訴其冤

抑兼又招納叛亡誘致劇賊渠魁如吳十三凌十一

之屬牽引數千餘衆召募四方武藝驍勇力能拔樹

排關者亦萬有餘徒又使其黨王春等分齎金銀數萬陰置奸徒於滄州淮揚山東河南之間亦各數千比其起事之日從其護衛姻族連其黨與朋私驅脅商旅軍民分遣其官屬親暱使各募兵從行多者數千少者數百艤檣蔽江衆號一十八萬其從之東下者實亦不下八九萬餘且又矯稱　密旨以脅制遠近僞傳檄諭以搖惑人心故其舉兵倡亂一月有餘而四方震慴畏避皆謂其大事已定莫敢抗義出身與之爭衡從事抱節者僅堅城而自守忠憤者惟集

兵以佚時非知謀忠義之不足其氣熖使然也臣以孱弱多病之質才不逮於凡庸知無失之迂繆當茲大變輒敢冒非其任以行旅百數之卒起事於顛沛危疑之中旬月之間遂能克復堅城俘擒元惡以萬餘烏合之兵而破強寇十萬之衆是固 上天之陰隲 宗社之黙佑 陛下之威靈而廟廊謀議諸臣消禍於將萌而預爲之處見幾於未動而潛爲之制

此須稱廟算而意實歸功於[illegible]也

改臣提督使得扼制上流而稟然有虎豹在山之威申明律例使人自爲戰而翕然有臂指相使之形

勑臣以及時策應不限以地而隱然有常山首尾之勢故臣得以不佚　詔旨之下而調集數郡之兵數郡之民亦不待　詔旨之督而自有以赴　國家之難長驅越境直擣窮追不以非任爲嫌是乃伏至險於無形之中藏不測於常制之外人徒見變奚之多獲而不知王艮之善御有以致之也然則今日之舉廟廊諸臣預謀早計之功其又孰得而先之乎及照御史謝源伍希儒監軍督哨謀畫居多倡勇宣威勞苦備嘗領哨知府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陳槐曾

瑱林城周朝佐、署都指揮僉事余恩分哨通判胡堯元董琦談儲、推官王暐徐文英、知縣李楫李美王冕王軾劉源清劉守緒傅南喬、隨哨通判舒瑒陳旦、指揮麻璽高廖孟俊、知縣張淮應恩王庭顏伋萬士賢馬津等、雖効績輸能亦有等列。然皆首從義師爭赴國難協謀并力共收全功。其間若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等冒險衝鋒功烈尤懋。鄉官都御史王懋中編修鄒守益、御史張鰲山、郎中曾直、評事羅倫、僉事劉藍、進士郭持平、驛丞王思、李中、按察使劉遜、參政

黃纘、知府劉昭等、仗義興兵。協張威武。運籌贊畫。夾
輔折衝。以上各官。功勞雖在尋常。征勦亦已甚爲難
得。況當震恐搖惑。四方知勇莫敢一膺其鋒。而各官
激烈忠憤。捐身徇　國。乃能若此。伏願　皇上論功
朝錫之餘、普加爵賞旌擢、以勸天下之忠義、以勵將
來之懦怯、仍　詔示天下、使知奸雄若寧王者、其不
軌之謀、已十有餘年、而發之旬月、輒就擒滅、于以見
天命之有在。神器之不可窺。以定天下之志。尤願
皇上罷息巡幸。建立　國本。端拱勵精。以承　宗社

之洪休以絶奸雄之覬覦則天下幸甚臣等幸甚緣係捷音事理爲此具本專差千戶王佐親齎謹具題

知

開豁軍前用過錢糧疏　軍府錢糧

照得先因寧王變亂該臣備行南贛等府起調各項官軍兵快人等追勦合用糧餉等項就仰聽將在官錢糧支給開隨據吉安府申爲處置軍餉事開稱動調兵快數萬本府錢糧數少乞爲急處等情已經通行各府速將見貯不拘何項錢糧以三分爲率內將

二分解赴軍前接濟外、續爲地方事、臣又看得各處軍兵雖已起調、但前項事情、係國家大難存亡所關、誠恐兵力不敷、未免誤事、又行牌仰各該官司即選父子鄉兵在官操練、聽將官錢支作口糧、候臣另有明文一至、隨即啟行、去後續照前項首惡并其謀党、俱已擒斬、原調各處軍兵、久已散歸、就經備行江西布政司、通將各府州縣自用兵日起、至於撤兵日止、用過一應在官錢糧等項、逐一查明造報、以憑施行、未報查催間、又據江西按察司呈爲緊急軍情事、

開稱先准江西布政司照會正德十四年十月初一日、該蒙戶部員外郎黃著案驗、內開蒙本部題奉欽依、差在軍前整理糧草、今照各哨官軍俱集江西省城、又聞　聖駕亦將征討、跟隨官軍。未知數目。駐劄月日。未知久近。所有糧料草束、合仰備行本司掌印等官、從長設法處置。或支動在官銀兩、選委能幹官員、趁早多買糧草、預備支應、庶無失誤等因到司、彼時巡按御史唐龍未到、本院押解逆犯宸濠等在途、查得江西省城司府及南新二縣并南康二府庫

藏、俱被寧賊搶刼空虛、無從措置、誠恐臨期失誤、就

經會同江西布政司、一面議借軍門發候解京贓銀、

及南昌府縣追到官本等銀給發委官汪憲等、各項

買辦糧草供應、一面議將各府派銀接濟緣繇會呈

本院奉批俱准議造冊繳報查考等因、係奉除南康

九江南昌三府縣、殘破未派、備行撫州等十府動支

在官銀兩接濟、續因起解首惡宸濠等并逆黨宮眷

等項、及補還原借解京贓銀官本等銀緊急、又經會

呈議行各該府縣暫借在官銀兩前來應濟、共計用

過銀九千七百七十一兩四錢其餘見存銀兩俱係

所費何其少耶若前則解入京銀內者此數其餘

該解之數悉行各府差人領回聽其收解外呈乞施

彼方設處者不知此限

行等因到臣看得所呈前項供應糧料買辦草料及

自臣起兵以來費用過錢糧中間多係京庫折銀及

兌准糧米等項俱係支給賞勞兵快人等及供應北

來官軍并犒賞軍民緊急支用計出無聊事非得已

人功臣吉安賞賜法例解若此須足費非者之

別無浪費分文據法似應措補但令兵荒殘破之餘

心性

庫藏無不空虛小民無不凋敝遠近人情洶洶方求

公帑賑濟若復派補必致變生不測其聽解贓賊官

本等銀實係寧賊搶刼官庫積畜刻剝小民脂膏相應存留以救困竭今又盡數解京地方空匱委果已極查得各處用兵請給 內帑或借別省錢糧接濟邇者寧賊非常之變事起倉卒雖欲請給 內帑勢有不及後蒙該部議准許於廣東軍餉銀內支取十（文成用兵大抵不傷財不動衆足以立功）萬隨幸賊勢平定前項准借銀兩亦遂停止分毫不（但止）曾取用伏望 皇上憫念地方師旅饑饉之餘民窮財盡困苦已極近又加以水災爲患流離益甚乞勅該部查照轉行江西布按二司將自用兵以來支

取用費過各該府縣京庫折銀。及先准糧米等項。通行查明。各計若干。照數開豁。免行追補。仍仰備造文冊繳部查考庶軍民得以少蘇、而地方可免於意外之虞矣、

辭封爵普恩賞以彰國典疏　辭免封爵

南京兵部尚書王守仁謹奏為辭免封爵普恩賞以彰國典事臣于正德十六年十二月十九等日、節准兵部吏部咨俱為捷音事節該題奉聖旨江西反賊勦平、地方安定、各該官員功績顯著、你部裏

旣會官集議分別等第明白。王守仁封伯爵，給與誥劵，子孫世世承襲，照舊叅贊機務，欽此。王守仁封新建伯，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還兼南京兵部尚書，照舊叅贊機務，歲支祿米一千石，三代并妻一體追封，欽此。前後備咨到臣，俱欽遵外。臣聞　命驚惶，莫知攸措。竊念臣以凡庸謬受　國恩，在正德初年，以狂言被譴，　先帝察其無他，隨加收錄，荐陟清顯，繆膺軍旅之寄，猥承巡撫之乏，後值寧藩舉變，臣時適嬰禍鋒，義當死難，不量勢

力與之犄角賴　朝廷威靈幸無覆敗旣而讒言朋興幾陷不測臣之心事未及自明先帝登遐無階控籲乃幸天啟　神聖　陛下龍飛開臣於覆盆之下而照之以日月惻惻慰勞至勤　詔旨憐其烏鳥之情使得歸省推　大孝之仁優之以存問遐歷常資授以留都本兵之任懇疏辭免　慰旨溫勸在昔名臣碩輔鮮有獲是於其君者而況於臣之卑鄙淺劣亦將何以堪此乎今又加以封爵之崇臣懼功微賞重無其實而冒其名憂禍敗之將及也夫人主於

嚬笑之微不以假於匪人而況爵賞之重乎人臣之事君也先其事而後其食食且不可而況於封爵乎且臣之所以不敢受爵其說有四然亦不敢不爲陛下一陳其實夫寧藩不軌之謀積之十數年矣持（寧藩之敗實天啓世廟此亦文成求功之本）滿應機而發不旬月而敗此非人力所及也上天之意厭亂思治將啓　陛下之神聖以中興太平之業故蹶其謀而奪之魄斯固　上天之爲也而臣欲冐之是叨天之功矣其不敢受者一也先寧藩之未變朝廷固已陰覺其謀故改臣以提督之任假臣以便

宜之權使據上游以制其勢故臣雖倉卒遇難而得以從宜調兵與之從事當時帷幄謀議之臣則有若大學士楊廷和等該部調度之臣則有若尚書王瓊等是皆有先事禦備之謀所謂發縱指示之功也今諸臣未蒙顯褒而臣獨冒膺重賞是掩人之善矣其不敢受者二也變之初起勢焰熖熾人心疑懼退沮

文成怏怏于心者惟此一事其餘

當時首從義師自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諸人之

三事俱借言耳

外又有知府陳槐曾璵胡堯元等知縣劉源清馬津傳南喬李美李楫及楊材王冕顧佖劉守緒王軾等

鄉官都御史王懋中編修鄒守益御史張鰲山伍希儒謝源等諸人。臣今不能悉數其間或摧鋒陷陣、或遮邀伏擊。或贊畫謀議監錄經紀。雖其平日人品。或有清濁高下。然就茲一事而言固亦咸有捐軀効死之忠戮力勤王之績所謂同功一體者也。今賞當其功者固已有之。然施不酬勞之人尚多也其帳下之士若聽選官雷濟、巳故義官蕭禹致仕縣丞龍光、指揮高睿千戶王佐等、或詐為兵檄以撓其進止。壞其事機或僞畫反間以離其心腹。散其黨與。陰謀秘計。

蓋有諸將士所不與知而辛苦艱難亦有諸部領所未嘗歷者臣於捷奏本內既不敢瑣瑣煩瀆令聞紀功文冊復爲改造者多所刪削其餘或力戰而死於鋒鏑或犯難而委於溝渠陳力效能者尤不可以枚舉是皆一時號召之人臣於顛沛搶攘之際今已多不能記憶其姓名籍貫復有舉人冀元亨者爲臣勸說寧濠反爲奸黨構陷竟死獄中以忠受禍爲賊報讐抱冤齎恨實繇於臣雖盡削臣職移報元亨亦無以贖此痛此尤傷心慘目負之於冥冥之中者夫倡

義誦兵。雖起於臣。然猶有先事者爲之指揮而戮力成功。必賴於衆。則非臣一人之所能獨濟也。乃令諸將士之賞。尚多未稱。而臣獨蒙冒重爵。是襲下之能矣。其不敢受者三也。夫周公之功大矣。亦臣子之分所當爲。況區區犬馬之微勞。又皆偶逢機會。幸而集事者。奚足以爲功乎。臣世受 國恩。虀身粉骨。亦無以報。繆當提督重任。承之戎行。苟免鰥曠。況又超擢本兵。既已叨冒踰分。自臣近年以來。憂病相仍。神昏志散。目眩耳聾。無復可用於世。兼之親疾顛危。命在

朝夕。又不度德量分。自知止足。乃冒昧貪進據非其有。是忘巳之耻矣。其不敢受者四也。夫殃莫大於叨天之功。罪莫甚於掩人之善。惡莫深於襲下之能。辱莫重於忘巳之恥。四者備而禍全。故臣之不敢受爵非敢以辭榮也。避禍焉爾巳。伏願 陛下鑒臣之辭出於誠懇。收還 成命。容臣以令職。終養老親。苟全餘喘於林下。以所以濫施於臣者。普於衆。以明賞罰之典。以彰大小之功。以慰不均之望。以厲將來効忠赴義之臣。臣死且不朽矣。不勝受 恩感激懇切願

望之至

赴任謝　恩遂陳膚見疏　兩廣制賊事宜

臣於病瘵之餘特蒙　恩旨起用授以兩廣軍旅重寄臣自惟朽才病質深懼不任驅使以誤　國事具本辭免過蒙　聖旨卿識敏才高忠誠體國今兩廣多事方藉卿威望撫定地方用紓朕南顧之懷姚鎮已致仕了卿宜星夜前去節制諸司調度軍馬撫勦賊寇安戢兵民勿再遲疑推諉以負朕望還差官鋪馬裏齎文前去敦趣赴任行事該部知道欽此欽遵

兵部移咨到臣、捧讀感泣、莫知攸措、伏念世受　國恩、粉骨虀骸、亦無能報、又況遭逢　明聖、温旨勤拳若是、何能復顧其他、已於九月初八日扶病起程、沿途就醫、服藥調理、晝夜前進、柰秋暑旱澀、舟行甚難、至十一月二十一日、始抵梧州、思恩田州之事、尚未及會同各官、查審區處、然臣沿途涉歷、訪諸士夫之論、詢諸行旅之口、頗有所聞、不敢不爲　陛下一言其畧、臣惟岑猛父子。固有可誅之罪。然所以致彼若是者、則前此當事諸人。亦宜分受其責。葢兩廣軍門

專爲諸猺獞及諸流賊而設　朝廷付之軍馬錢糧。事權亦已不爲不專且亟若使振其軍威。自足以制服諸蠻。然而因循怠弛。軍政日壞。上無可任之將。下無可用之兵。一有警急。必須倚調土官狼兵若岑猛之屬者。而後行事。故此輩得以憑恃兵力。日增其桀驁。今夫父兄之於子弟。苟役使頻勞。亦且不能無倦。況於此輩夷獠之性。歲歲調發。奔走道途。不得顧其

當○恤○乎○土○官○宜○不○能○服○其○

家室。其能以無倦且怨乎。及事之平。則又功歸於上

心○滿○其○望○

而彼無所與。兼有不才有司。因而需索引誘。與之爲

猶其能以無怒且慢乎。既倦且怨。又怒以慢。始而徵發愆期。既而調遣不至。上嫉下憤。日浸月積。劫之以勢而威益褻。籠之以詐而術愈窮。繇是諭之而益梗。撫之而益疑。遂至於有今日。加以叛逆之罪而欲征之。夫即其已暴之惡。征之誠亦非過。然所以致彼若是。已非一朝一夕之故。且當反思其咎。姑務自責自勵。修我軍政。布我威德。撫我人民。使內治外攘。而我有餘力。則近悅遠懷。而彼將自服。顧不復自反而一意憤怒之。夫所可憤怒者不過岑猛父子。及其黨惡

數人而已、其下萬餘之衆、固皆無罪之人也、今岑猛父子。及其黨惡數人。既云誅戮、已足暴揚、所遺二酋原非有名惡目、自可寬宥者也、又不勝二酋之憤、遂不顧萬餘之命、竭兩省之財、動三省之兵、使民男不得耕、女不得織、數千里內騷然塗炭者、兩年于茲。然而二酋之憤至今尚未能雪也、徒兩兵連禍結、徵發益多、財饋益殫、民困益深、無罪之民、死者十已六七、山猺海賊、乘釁搖動、窮迫必死之寇、既從而煽誘之。貧苦流亡之民、又從而逃歸之、其可憂危、何啻十百

於二酋者之爲患。其事已兆而變已形。顧猶不此之慮。而汲汲於二酋。則當事者之過計矣。今當事者之於是役。其悴心憔思亦可謂勤且至矣。特發於憤激。狃爲其難。是以勞而未效。夫二酋者之阻兵恃險。亦不過畏罪逃死。苟爲自全之計。非如四方流劫之賊。

論二酋當撫之實甚詳到

攻城堡。掠鄉村。虜財物。殺良民。日爲百姓之患。人人欲得而誅之者。今驅困憊之民。使裹糧荷戈以征不爲民患。素無讐怨之虜。此人心之所以不奮。而事之所以難濟也。又今狼達土漢官兵。亦不下數萬。與萬

餘畏罪逋誅之虜相持已三月有餘而未能一决者蓋以我兵發機太早而四面防守太密是乃投之無所往而示之以必不活蓋使彼先慮預備并心協力堅其必死之志以抗我師就使我師將勇卒奮决能取勝亦必多殺士衆非全軍之道又況人無戰志而徒欲合圍待斃坐收成功此我兵之所以雖衆而勢日以懈賊雖寡志日合備日密而氣日以銳者也夫當事者之意固無非欲計出萬全然以用兵而言亦已失之巧遲所謂强弩之末不能穿魯縞矣臣愚以

爲且宜釋此二酋者之罪開其自新之路而彼猶頑梗自如然後從而殺之我亦可以無憾苟可曲全則且姑務息兵罷餉以休養瘡痍之民以絕覬覦之漸以彌不測之變迨於區處既定德威既洽蠻夷悅服之後此二酋者遂能改惡自新則我亦豈必固求其罪若其尚不知悛執而殺之不過一獄吏之事何至兵甲之煩哉或者以爲征之不克而遽釋之則紀綱疑於不振臣竊以爲不然夫 天子於天下之民物如天覆地載無不欲愛養而生全之寧有芃爾小醜

文成已灼知二酋可從吏議也

乃與之爭憤求勝而謂之振紀綱者惟後世貪暴諸侯強凌弱衆吞寡則必務於求勝而後已斯固五霸之罪人也昔苗頑不即工舜使禹盍徂征三旬苗民逆命禹乃班師振旅夫以三聖人者爲之君帥以征一頑苗謂宜終朝而克捷顧歷三旬之久而復至於班師以歸自今言之其不振甚矣然終致有苗之格而萬世稱聖古之所謂振紀綱者固若是耳臣以匪才繆膺　重命得總制四省軍務以從事於偏隅之小醜非不知乘此機會可以僥倖成功苟免於怯懦

退避然此必多調軍兵多傷士卒多殺無罪多費糧餉又不足以振揚威武信服諸夷僅能取快於二酋之憤而忘其遺患於兩省之民但知徼功於目前而不知投艱於日後此人臣喜事者之利非 國家之福生民之庇臣所不忍也臣又聞兩廣主討之吏謂自用兵以來所費銀兩已不下數十萬梧州庫藏所遺不滿五萬之數矣所食糧米已不下數十萬梧州倉廩所存不滿一萬之數矣由是言之尚可用兵不息而不思所以善後之圖乎臣又聞諸兩省士民之

言者謂流官之設亦徒有虛名而反受實禍詰其所

（改土設流之弊已發知之矣）

以。皆云思恩未設流官之前。土人歲出土兵三千以聽官府之調遣。既設流官之後。官府歲發民兵數千以防土人之反覆。即此一事。利害可知。且思恩自設流官以來。十八九年之間。反者五六起。前後征剿曾無休息。不知調集軍兵若干。費用糧餉若干。殺傷良民若干。　朝廷曾不能得其分寸之益。而反爲之憂勞徵發。浚良民之膏血。而塗諸無用之地。此流官之無益。亦斷然可睹矣。但論者皆以爲既設流官。而復

去之則有更改之嫌恐敵人言而招物議是以寧使一方之民久罹塗炭而不敢明爲　朝廷一言寧負朝廷而不敢犯衆議甚哉人臣之不忠也苟利於國而庇於民死且爲之矣而何人言物議之足計乎臣始至地方雖未能周知備歷然形勢大畧亦可槩見田州切鄰交阯其間深山絶谷皆猺獞之所盤據其地若此雖設流官久之亦必不介耳動以千百必須仍存土官則可藉其兵力以爲中土屏蔽若盡殺其人改土爲流則邊鄙之患我自當之自撤藩籬非便安之計後必有悔思恩田州處置事

宜俟事平之日、遵照　勑旨、公同各官另行議奏。但臣既有所聞見、不敢不先為　陛下一言、使　朝廷之上、早有定處、臣等得一意奉行、不致往復查議、失誤事機、可以速安反側、實地方之幸、臣等之幸、臣不勝受　恩感激竭忠願效之至、

奏報田州思恩平復疏　　田州思恩平復

臣等會議得思恩田州之役、兵連禍結、兩省荼毒、已踰二年、兵力盡於哨守、民脂竭於轉輸、官吏罷於奔走、即今地方、已如破壞之舟、漂泊於顛風巨浪中、覆

溺之患。洶洶在目。不待智者而知之矣。今若必欲窮兵雪憤。以收前功。未論其不克。縱復克之。亦有十患。何者。今 皇上方推至孝以治天下。惻怛之仁。覆被海宇。惟恐一物不得其所。雖一夫之獄。猶慮有所虧枉 親臨斷決。況茲數萬無辜之赤子。而必欲窮搜極捕。使之噍類不遺。傷伐天地之和。虧損好生之德。其患一也。屯兵十萬。日費千金。自始事以來。所費銀米。各已數十餘萬。前歲之冬。二酋復亂。至今且餘二年。未嘗與賊交一矢。接一戰。而其費已若此。今若復

欲進兵以近計之亦須數月省約其費亦須銀米各十餘萬計今梧州倉庫所餘銀不滿五萬米不滿一萬矣兵連不息而財匱糧絕其患二也調集之兵遠近數萬屯戍日久人懷歸思兼之水土不服而前歲之疫死者一二萬人衆情憂慼自頃以來疾病死者不可以數無日無之潰散逃亡追捕斬殺而不能禁其未見敵而已若此今復驅之鋒鏑之下必有土崩瓦解之勢其患三也用兵以來兩省之民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已餘二年衣食之道日窮老稚轉乎溝壑

今春若復進兵又將廢一年之耕百姓饑寒切身羣起而爲盜不逞之徒因而號召之其禍殆有甚於思田之亂者其患四也論者皆以不誅二酋則無以威服土官是殆不然今所賴以誅二酋者乃皆土官之兵而在我曾無一旅可恃之卒又不能宣布　王上威德明示賞罰而徒以市井狙獪之謀相欺相誘訐窮詐見益爲彼所輕侮每一調發旗牌之官千餘往反而彼猶驁然不出反挾此以肆其貪求縱其吞噬我方有賴於彼縱之而不敢問彼亦知我之不能彼

此論折可絕議舉者之口

禁也益狂誕而無所忌。岑猛之僭妄。亦由此等積漸成之。是欲誅一二逃亡之遺孽而養成十數岑猛。其患五也。兩廣盜賊。猺獞之巢穴。動以數千百計。軍衛有司營堡關隘之兵。時嘗召募增補。然且不敷。今復盡取而聚之思田之一隅。山猺海寇。乘間竊發。遂至無可捍禦。近益窺我空虛。出掠愈頻。爲患愈肆。今若復剛進兵。彼知事未易息。遠近相煽。蠭起。我兵勢難中輟。救之不能。棄之不可。其爲憐毒可憂。尤有甚於饑寒之民。其患六也。軍旅一動。饋運之夫。騎征之馬。

各以千計每夫一名顧直一兩馬一匹四兩馬之死者則又追償其主之直是皆取辦於南寧諸屬縣百姓連年兵疫困苦已極而復重之以此其不亡而爲盜者則亦溝中之瘠矣其患七也兩省土官於岑猛之滅已各懷脣齒之疑其各州土目於蘇受之討又皆有狐兎之憾是以遲疑覬望莫肯効力所憑恃者獨湖兵耳然前歲之疫湖兵死者過半其間固多借倩而來兵回之日死者之家例有償命銀兩總其所費亦以萬數今茲復調踏頓道途不得顧其家室求

已三年。勞苦怨讟。潛逃而歸者。相望於道。誅之不能止。因一隅之小憤而重失三省士人之心其間伏憂隱禍。殆難盡言。其患八也。田州外捍交阯。內屏各郡其間深山絕谷。又皆猺獞之所盤據。若必盡誅其人。異時雖欲改土設流亦已無民可守非獨自撤藩籬、勢有不可。抑亦藉膏腴之田以資猺獞而爲邊夷拓土開疆。其患九也。既以兵克。必以兵守。歲歲調發。勞費無已。秦時勝廣之亂。實興於閭左之戍。且一失制馭變亂隨生。反覆相尋。禍將爲極。其患十也。故爲今

發款前害卿見其利

日之舉，莫善於罷兵而行撫。撫之有十善，活數萬無辜之性命，以明昭 皇上好生之仁，同符虞舜有苗之征，使遠夷荒服，無不感恩懷德，培 國家元氣以貽燕翼之謀，其善一也。息財省費，得節縮羸餘以備他虞，百姓無推脂刻髓之苦，其善二也。久戍之兵，得遂其思歸之願，而免於疾病死亡，脫鋒鏑之慘，無土崩瓦解之患，其善三也。又得及時耕種，不癈農作，雖在困窮之際，然皆獲顧其家室，亦各漸有回生之望，不致轉徙，自棄而為盜，其善四也。罷散土官之兵，各

歸守其境土。使知　朝廷自有神武不殺之威。而無所恃賴於彼。陰消其桀驁之氣。而沮懾其僭妄之心。反側之姦自息。其善五也。遠近之兵。各歸舊守。窮邊沿海。咸得修復。其備禦盜賊。有所憚而不敢肆。城郭鄉村。免於驚擾刼掠。無虛內事外。顧此失彼之患。其善六也。息饋運之勞。省夫馬之役。貧民解於倒懸。得以稍稍甦復。起呻吟於溝壑之中。其善七也。士民釋兎死狐悲之憾。士官無唇亡齒寒之危。湖兵遂全師早歸之願。莫不安心定志。涵育深仁。而感慕德化。其

善八也恩田遺民得還舊土招集散亡復其家室因其土俗仍置酋長彼將各保其境土而人自為守內制猺獞外防邊夷中土得以安枕無事其善九也土民既皆誠心悅服不須復以兵守省調發之費歲以數千官軍免踣頓道途之苦居民無往來騷屑之患商旅通行農安其業近悅遠來 德威覃被其善十也夫進兵行勦之患既如彼罷兵行撫之善復如此然而當事之人乃猶往往利於進兵者其間又有二幸四毀焉下之人幸有數級之獲以要將來之賞上

所謂用兵者人臣之利也

之人。幸成一時之捷以蓋前日之愆。是謂二幸。始謀請兵而終鮮成效。則有輕舉妄動之毀。頓兵竭餉而得不償失。則有浪費財力之毀。循士夷之情而排士夫之議。則有形迹嫌疑之毀。是謂四毀。二幸蔽於其中。而四毀惕於其外。是以寧犯十患而不顧。棄十善而不爲。夫人臣之事君也。殺其身而苟利於國。滅其族而有裨於上。皆甘心焉。豈以僥倖之私。毀譽之末。而足以撓亂其志者。今日之撫。利害較然。事在必行。斷無可疑者矣。於是衆皆以爲然。二十六日臣至南

此事殊有膽畧

寧府乃下令盡撤調集防守之兵數日之內解散而歸者數萬有餘湖兵數千道沮且遠不易即歸仍使分駐南寧賓州解甲休養待間而發初盧蘇王受等聞臣奉 命前來查勘始知 朝廷亦無必殺之意皆有投生之念日夜懸望惟恐臣至之不速已而聞太監總兵等官復背相繼 召還至是又見防守之兵盡撤其投生之念益堅乃遣其頭目黃富等十餘人於正月初七日先赴軍門訴告願得掃境投生惟乞宥免一死臣等諭以 朝廷之意正恐爾等有所

虧枉故特遣大臣前來查勘開爾等更生之路爾等果能誠心投順決當貸爾之死因復開陳　朝廷威德備寫紙牌使各持歸省諭盧蘇王受等大意以爲岑猛父子縱無叛逆之謀即其荒殘酷暴慢上虐下自有可誅之罪今其父子黨與俱已伏其辜爾等原非有名惡目本無大罪至於部下數萬之衆尤爲無辜今因爾等阻兵負險致令數萬無辜之民破家失業父母死亡妻子離散奔逃困苦已將兩年又上煩朝廷興師命將勞擾三省之民爾等之罪固已日深

但念爾等所以阻兵負險者亦無他意不過畏罪逃死苟為自全之計其情亦有可憫方今　聖上推至孝之仁以子愛黎元惟恐一物不得其所雖一夫之獄尚恐或有虧枉　親臨斷決何況爾等數萬之命豈肯輕意勦殺故今特遣大臣前來查勘開爾更生之路非獨救此數萬無辜之民亦使爾等得以改惡從善捨死投生牌至爾等部下兵夫即可解散各歸復業安生爾等即時出來投到決當宥爾之死全爾身家若遲疑觀望則天討遂行後悔無及限爾二十

日內爾若不至是　朝廷必欲開爾生路而爾必欲自求死路進兵殺爾亦可以無憾矣蘇受等得牌皆羅拜踴躍歡聲雷動當即撤守備具衣糧盡率其衆掃境來歸（觀此知其前者本無叛心）本月二十六日俱至南寧府城下分屯爲四營明日蘇受等皆囚首自縛各與其頭目數百人赴軍門投見號哀控訴各具投狀告稱前情乞免一死願得竭力報效臣等看得蘇受等所訴情節亦與臣等前後所聞所訪大畧相同其間雖有飾說亦多眞情良可哀憫因復照前牌諭所稱諭以　朝廷恩

德以爲　朝廷既已赦爾等之死許爾投降寧肯誘爾至此又復殺爾虧失信義爾之一死決當宥爾矣爾可勿復憂疑但爾蘇愛二人擁衆負險雖由畏死然此一方爲爾之故騷擾二年有餘至上煩　九重之慮下疲三省之民若不畧示責罰亦何以舒泄軍民之憤於是下處蘇王受於軍門各杖之一百衆皆合辭叩首爲之請命乃解其縛諭以今日宥爾一死者是　朝廷天地好生之仁杖爾一百者乃我等人臣執法之義於是衆皆叩首悅服臣亦隨至其營撫

（如此處分亦當不然謀者必以爲不能正法也）

定。餘。衆。皆莫不感泣歡呼。皆謂　朝廷如此再生之
恩。我等誓以死報。及據狀末。告乞憐憫岑猛原無反
叛情罪、存其一脉、俯順夷情、辦納糧差一節、自臣奉
命而來、沿途詢諸商賈行旅、訪諸士夫軍民、莫不以
爲宜從夷俗。仍立土官。庶可永久無變。不然反覆之
患。終恐不免。及臣至此、又公同大小各官審度事勢、
屢經酌量議處、亦皆以爲治夷之道。宜順其情臣於
先次謝　恩本內、已經畧具奏　聞、至是因其控告
哀切、當即遵照　勑諭便宜事理、許以其情奏請、且

諭以　朝廷之意。無非欲生全爾等。爾等但要誠心
向化。改惡從善。竭忠報　國。勿慮　朝廷不能順爾
之情。於是又皆感泣歡呼。皆謂　朝廷如此再生之
恩。我等誓以效報。且乞即願殺賊立功以贖前罪。臣
因諭以　朝廷之意。惟願生全爾等。今爾方來投生。
用此撫慰益以服其心
豈忍又驅之兵刃之下。爾等逃竄日久。家業破蕩。且
宜速歸。完爾家室。及時耕種。修復生理。至於各處盜
賊。軍門自有區處。不須爾等勦除。待爾家事稍定。徐
當調發爾等。於是又皆感泣歡呼。皆謂　朝廷如此

再生之恩。我等誓以必報。臣於是遂委右布政林富
舊任總兵官張祐、分投省諭安插其衆、俱於二月初
八日、督令各歸復業去訖、地方之事、幸遂平定、皆
皇上至孝達順之德、感格上下、神武不殺之威、震懾
鬼神、風行於廟堂之上、而草偃於百蠻之外、是以班
師不待七旬、而頑夷即爾來格、不折一矢、不戮一卒、
而全活數萬生靈、是所謂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也、
臣以蹇劣、謬承任使、仰賴　鴻休、得免罪責、快覩
盛明、豈勝慶幸、除將設立土官及地方一應經久事

宜遵照勑旨公同各官再行議處另行具奏外緣係奏報平復地方事理爲此具本專差冠帶舍人王洪親齎謹具題知

處置平復地方以保久安疏 土官 流官

臣聞傳說之告高宗曰先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今天下郡縣之設乃有閒劇繁簡之別中土邊方之殊流官土襲之不同者豈好爲是多端哉蓋亦因其廣谷（欲使流官故先發此論）大川風土之異氣人生其間剛柔緩急之異禀服食

器用好惡習尚之異類。是以順其情不違其俗循其故不易其宜要在使人各得其所固亦惟以亂民而已矣臣以迂庸繆膺重命勘處兵事於茲土節該欽奉 勅諭調可撫則撫當勦即勦是 陛下之心惟在於除患安民未嘗有所意必也。又節該欽奉 勅諭調賊平之後公同議處應設土官流官何者經久利便是 陛下之心惟在於安民息亂未嘗有所意必也始者思田梗化既舉兵而加誅矣因其悔罪來投遂復宥而釋之固亦莫非仰體 陛下不嗜殺人

之心惓惓憂憫赤子之無辜也然而今之議者或以爲流官之設中土之制也已設流官而復去之則嫌（此一段議論總以釋中刻之疑而使流官不得舉卅也）於失中土之制土官之設蠻夷之俗也已去土官而復設之則嫌於從蠻夷之俗二者將不能逃於物議其何以能建事而底績乎是皆不然夫流官設而夷民因以騷亂仁人君子亦安忍寧使斯民之騷亂而必於流官之設者土官去而夷民服何苦而必土官乎夫惟土官一去而夷民因以背叛仁人君子亦安忍寧使斯民之背叛而必於土官之去者是皆虞目

前之毀譽避日後之形迹苟爲周身之慮而不爲國家思久長之圖者也其亦安能仰窺　陛下如天之仁固平平蕩蕩無偏無黨惟以亂民爲心乎臣於思恩田州平復之後即以仰遵　聖諭公同總鎮鎮巡副參三司等官太監張賜御史石金等議應設流官土官何者經久利便不得苟有嫌疑避忌而心有不盡謀有不忠乃皆以爲宜仍土官以順其情分土目以散其黨設流官以制其勢盖蠻夷之性譬猶禽獸麋鹿必欲制以中土之郡縣而羈之以流官之法

是羣麋鹿於堂室之中。而欲其馴擾帖服。終必觸樽俎。翻几席。狂跳而駭擲矣。故必放之閒曠之區。以順適其獷野之性。今所以仍土官之舊者。是順適其獷野之性也。然一惟土官之爲。而不思有以散其黨與制其猖獗。是縱麋鹿於田野之中。而無有乎墻墉之限。豶牙童牿之道。終必長奔直竄。而無以維縶之矣。今所以分立土目者。是墻墉之限。豶牙童牿之道也。然分立土目。而終無連屬綱維於其間。是畜麋鹿於苑囿。而無守視之人。以時修其墻墉。禁其群觸。終將

踰垣遠逝。而不知踐禾稼决藩籬而莫之省矣。今所以特設流官者。是守視花園之人也。議僉同。臣猶以爲土夷之心。未必遽得。而窮山僻壤。或有隱情也。則亦安能保其必行乎。則又備歷田州思恩之境。按行其村落。而經理其城堡因而以其所以處之之道。詢諸其目長。率皆以爲善。又以詢諸其父老子弟。又皆以爲善。又以詢諸其頑鈍無耻厮役下賤之徒。則又亦皆以爲善。然後信其可以久行。而庶或幸免於他日之戮也矣。夫然後敢具本以請。亦恃 聖明在

上洞見萬里而無微不燭故臣得以信其愚忠不復有所顧忌然猶反覆其辭而更互其說者非敢有虞於陛下不能亮臣之愚良以今之士人率多執己見而倡臆說亦足以搖衆心而僨成事故臣不避煩舌之謄者亦欲因是以曉之也煩瀆聖聽臣不勝戰慄惶懼之至緣係處置平復地方以圖久安長治事理未敢擅便爲此開坐具本請旨

要緊在此

八寨斷藤峽捷音疏 征賊

據右布政林富副總兵張祐等呈稱八寨猺賊毒害

萬民、千百里內、塗炭已極、乞要乘此軍威、急除一方大患等因、本院看得八寨之賊、既極驍猛、而石門天險、自來兵不能入、此可以計取、未易以兵力圖者。還者思田既附、湖兵尚留。彼賊心懷疑懼、必已設有備禦。今各州狼兵、悉已罷散。而思田新附之民、方各歸事農耕。湖兵又已撤回。彼必以我爲無復有意於彼。是以近日稍稍復出剽掠。是殆以此探望官府舉動、

文成用兵惟以此術取人

令我若罔聞知、且聽其出沒、彼亦放縱懈弛、謂我不復能爲此。正天亡之時。機不可失。前者思田各目、咸

激　勑廷再生之恩。求欲立功報効。當時許其休息三月。然後調用。今已及期。仰右布政林富、副總兵張祐、照牌事理、即便分投密切起調各目兵夫、赶路前到南寧府聽約束行事、各職遵奉起調行至新墟地方又密奉進兵方畧刻定日期當即遵奉、連夜分哨速進、遂克攻破巢穴連戰皆捷、斬獲功次解報間、職等各蒙巡按廣西監察御史石金、案驗開報、職等會同參照、斷藤峽諸賊。連絡數十餘巢盤亘三百餘里。彼此犄角結聚。憑險稔惡。流刼郡縣鄉村。自　國初

以來。屢征不服。至天順年間。該都御史韓雍（叔陽事亦明晰）統兵二十餘萬來平兩廣、然後破其巢穴。兵退未久。各賊復攻陷潯州。據城大亂。後復合兵攻勦、兼行招撫然後退還巢穴、自是而後。官府曲加撫處、或時暫有數月之安、而稍不如意。輒復猖獗、殺掠愈毒。蓋其祖父以來。狠戾相承。兇惡成性。不可改化。近年以來。官府勦撫之計益窮。各賊殘毒之害日甚。蓋已至於不可支持矣。至於八寨諸賊。尤為兇悍猛惡利鏢毒弩。莫嘗其鋒。且其寨壁天險。追兵無路。自 國初韓都督嘗

以數萬之衆。圍困其地。亦不能破。竟從招撫。其後屢次合勦。一無所據。反多挠喪。惟成化年間土官岑瑛素能懾服諸猺。嘗合各州狼兵一入其巢穴。斬獲二百餘功。已而賊勢大湧。力不能支。當遂退兵。亦以招安而罷。自是而後。莫可誰何。流刼遠近。歲無虛月。民遭荼毒。寃苦無所控籲。自思田多事。兩地之賊相連煽動。將有不可明言之變。千里之間。方爾洶洶朝夕。今幸　朝廷威德宣揚。軍門方畧容授。因湖廣之回兵。而利導其順便之勢。作思田之新附。而善用其報

効之機。翕若雷霆、疾如風雨、專舉而遠近不知有兵（此是決謀取勝之機）

興之役。敵破而士卒莫測其舉動之端。兩地進兵各（行兵之意）

不滿八千之衆。而三月報績。其已踰三千之功。蓋其

勞費未及大征十之一而其斬獲加於大征三之二

遠近室家相慶道路懽騰、皆以為數十年來未見有

斯舉也。職等照得宣慰彭明輔、彭九霄、官男彭宗舜

等、扶病冒暑督兵勦賊、顛頓厓谷仆而益奮、遂能掃

蕩巢穴、殄滅渠黨、即其忠義激發誠亦人所難能、其

思田報効頭目盧蘇王受等、感激再生之　恩共竭

劾死之報、自備資糧、爭先首敵、遂破賊險、搗自昔不到之巢、斬自來難敵之寇、蓋有仰攻險寨墮崖而碎首者、猶曰我死不憾。亦有仰受賊弩掛樹而裂股者。猶曰我死甘心。民間傳誦。以爲盧蘇王受昔未招撫、惟恐其爲地方之患。今旣招撫。乃復爲地方除患。嘖嘖稱嘆、謂其竭忠報德之誠、雖子弟之於父兄亦不能是過矣、該臣會同總鎭太監張賜總兵李旻、及鎭巡三司等官、看得八寨斷藤牛腸六寺磨刀古陶白竹羅鳳龍尾仙臺花相等賊。巢穴連絡盤據。千百餘

里。兇悍驍猛。酷虐萬姓。流毒一方。自來征勦所不能克。果已貫盈罪極。神怒人怨。委有如各官所呈者。是誠兩廣盜賊之淵藪根柢。此而不去。兩廣盜賊。終未有衰息之漸也。乃今於三月之內、止因溯廣便道之歸師、及用思田報効之新附、兩地進兵、不滿八千、而斬獲三千有奇、巢穴掃蕩、一洗萬民之冤、以除百年之患、此豈臣等知謀才畧之所能及、是皆 皇上除患救民之誠心、默贊於天地鬼神、而神武不殺之威、任人不疑之斷、震慴遠邇、感動上下、且廟廊諸臣、咸

能推誠舉任、公同協贊惟　國是謀與人爲善、故臣等得以展布四體、無復顧慮、信其力之所能爲竭其心之所可盡動無不宜、舉無弗振、諸將用命軍士効力、以克致此、雖未足爲可稱之功而　朝廷之上所（歸功于上○甚）（意得體）以能使臣等獲成是功者。實可以爲後世行事之法矣不然捌負耗財竭。凋弊困苦之餘僅僅自守。尚恐未克而況敢望此意外之事哉。

處置八寨斷藤峽以圖永安疏（處置八寨猺賊）

照得臣於去歲奉　命勘處思田兩府、皆蒙　皇上

天地好生之仁、悉從寬宥、兩府人民、今皆復業安居、
化爲無事寧靖之地、自此可以永無反覆之患、而免
於防守屯戍之勞矣、惟是八寨及斷藤峽諸賊積年
痛毒生民、千百里內塗炭已極、臣既目覩其害、不忍
坐視而不救遂遵奉　勅諭事理、乘機舉兵征勦、仰
賴　神武威德、幸已翦滅蕩平、一方倒懸之苦、略已
爲之一解、但將來之患、不可以不預防。而事機之會。
亦不可以輕失臣因督兵親歷諸巢。見其形勢要害。

立衛設縣實爲經略根本

各有宜改立衛所。開設縣治。以斷其脉絡。而扼其咽

喉者。若失今不爲。則數年之間。賊必漸復歸聚生息。不過十年。又有地方之患矣臣以多病之故自度精神力量斷已不能了此但已心知其事勢不得不然不敢仰負　陛下之托倘貽地方之憂輒已遵奉勑諭便宜事理一面相度舉行不避煩瀆之誅謹陳上請乞　賜採擇施行實地方之幸臣等之幸

計開

一移築南丹衛城於八寨臣等看得八寨之賊實爲柳慶諸賊之根柢蓋其東連柳州雒容三都嶺

論八寨賊形勢於此見

三北四等處賊峒以數十。北連慶遠忻城東歐莫往八仙等處賊峒亦以數十。西連東蘭等州及夷江土者等處賊峒以十數。南接思恩及賓州上林縣諸處賊村亦以十數。各處賊巢雖多。其小者僅百數人。大者不過數百人及千人而止。各賊巢穴皆有山谿之限。險阨之守。不相通和。至其有急。或欲有所攻掠。糾合會聚。然後有一二千之衆。多至數千者。惟八寨之賊。每寨有衆千餘。四山環合同據一險。無事則分路出劫。有警急奔入其巢。數千

之衆皆不糾而聚不約而同不謀而合故名雖爲八實則一寨此八寨之賊所以勢衆力大而自來攻之有不能克者也各巢之賊皆倚恃八寨爲逋逃主窟有緩急一投八寨即無所致其窮詰八寨爲之一呼則羣賊皆應聲而聚故群賊之於八寨猶車輪之有軸樹木之有本若八寨不除則群賊決無寧息之期也今幸八寨悉已破蕩正宜乘此平靖之時據其要害建置衛所以控取群賊臣等看得周安堡正當八寨之中四方賊巢道路之所

會議於其地創築一城度可以居數千之衆者而移設南丹一衛於其間蓋南丹衛舊在南丹州地方爲廣西極邊窮苦之地非中土之人所可居者故自先年屢求內徙今已三遷而至賓州遂爲中土富樂之鄉賓州既有守禦千戶一所官軍而又益以南丹一衛自遠來徙無片田尺土之籍但惟安居坐食取給於賓州州城之內皆職官旗舍之居州民反避處於四遠村寨每遇糧差徭役然後入城故州官號令不行於城中而政事牽沮地方

益弊今計一衛之官軍雖不滿五百之數若盡發其家衆則亦不下二千以二千之衆而屯聚於一城其氣勢亦已漸盛足克守禦遂清理屯田之在八寨者使之屯種又分撥各賊占據之田使各官軍得以爲業以稍省俸給月糧之費彼亦無不樂從且賓州之城既空又可以遷聚居民修復有司之治亦事之兩便者也臣等又看得遷江八所皆土官指揮千百戶等職舊有狼兵數千以分制八寨猺賊之勢後因賊勢日盛各官皆不敢復入反

是爲兩便但須行之不擾耳

遞與之交通結教及爲之居停指引分其劫掠之所得其爲地方之害已非一日官府察知其姦欲加懲究則又倚賊爲重不可根抵近已督兵其地悉將各官遵照　勑諭事理綁赴軍門議欲斬首示衆以警遠近而各官哀求免死願得殺賊立功自贖然其時賊勢已平遂許其各率士兵入屯八寨就與該衛官軍分工効力助築城垣待城完之日就於城外別築營堡與南丹衛官軍犄角而守亦各分撥賊田使之耕種以資衣糧今八所士兵

雖已比舊衰耗然亦尚有四千餘衆若留其微弱者四所於外以分屯其所遺之田而調其強盛者四所於內合南丹一衛之衆以守亦且四千有餘隱然足爲柳慶之間一巨鎮矣此鎮一立則各賊之脉絡斷咽喉絕自將沮喪震懾其勢莫敢輕動稍有反側者據險出兵而撲之夕發而旦至各賊之交自不能合如取機上之肉下筋無弗得者此眞破車輪之軸而諸輻自解伐樹木之本而衆幹自枯不過十年柳慶諸賊不必征剿皆將効順而

服化矣伏乞　聖明裁允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